

●清流漫谈●

北街

□杜永生

北街,在整个相官老街,属于真正的街。它不像东街的蜿蜒曲折,不像南街的逼仄短促,更不像西街的住户林立,不论平昔还是现今,都可以称得上商贾云集,繁华依旧。

以老街中心街步量,由南向北,长约1500米,且道路宽敞,直来直去。北街,也是人们日常出行的唯一道路。

从中心街开始,我用心回顾每一户住家,每一个店铺,努力从遥远的往事中澄清记忆,还原本真。

原先位于街道西侧一排老旧的房屋,属于供销社的集中供销社,当时也是全镇的“购物中心”,而今大多翻建成二层或三层的楼房,再也找不到零星的迹象,尤其是三岔路口的几大间房屋,一直经营着“三六九饭店”,饭店的名称也是取自于相官三六九逢集日。前年饭店主人花费巨资改建成了大气磅礴的三层楼房,至于改建后,为何不再经营餐饮,不得而知。许是年岁已高,有心无力,又或是子女不愿接手。曾是老街上酬办红白喜事的固定饭店,就这样没落了,深感遗憾。进入后院两侧残存的大门垛子,让人有种颓垣废址的感觉,原有偌大的院落里,已被多栋人字房占据。八十年代初期,每到傍晚,供销社都会

准时把一台25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出来,摆放在一个两桌摆起来的桌子上,准点播放电视剧,街道上老老少少早早地聚集在一起,所有观看者不仅聚精会神且跟着剧情的跌宕而起伏。

大门北侧的值班室和专用于销售化肥开票的一大一小两间房屋还在,只是改成了油坊。正对面是一户王姓住家,一上一下的两层楼房窄生生的,更显得突兀,该户人家一直从事面食生意,每天做着大饼、馒头、包子,曾经的小王,成了老王,我遇见了就称其“王老”。

往前,就是废品收购站和粮站。小时候,一到星期天,吆五喝六,前往农机站院子周边捡拾一点废铁变卖几毛钱,平时也注意积攒破铜烂铁,为的是能变现,有了钱,就可以开心地去买小人书,在一众伙伴中,也是好不得意。相官粮站,除了多个巨大的粮仓,就是硕大的场地,而一桩沿街的五层楼房,居住在内的职工,在当年算是令人钦羡的。犹记得当年交公粮、售粮食,要把粮食晒干晒透,尤其是稻子,一咬嘎嘣脆才行。司磅员是当时粮食收售的关键人物,他们技术娴熟,动作敏捷,整包整包的稻子,往磅秤上一叠,他提溜着一把长长细细带内凹的刀叉,往稻子里一插,从刀叉内凹

里倒出数粒于左手掌心,再沾上几粒往嘴里一送,用门牙磕磕,他的一句话,就可定性你的粮食是干蹦蹦的还是潮丝丝的。

逢三六九集日,整个人挤人、推搡推,高音喇叭与各种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,人头攒动,一派喧闹熙攘的景致。三天一集,人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,早早起床或骑车或步行,也有开着耕田机呼啦啦坐着一车人,尽享赶集逛市的乐趣。

几年前一间大约40平方米的店面房能售出四十多万元,不管你从事什么行当,都会有不菲的收入。街道两侧尽是大大小小的超市、服装店、食品店、五金杂货店,炸馓子油条的、炕烧饼大饼的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信用社处于北街的核心处,也就是农贸市场旁边。农贸市场就是原先的供销社宿舍区和酱油生产场。记得当年空旷的场地上,数十个巨大的酱缸,就像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算盘珠子,而居住在下游的我们,时常闻到浓厚的酱香。一排临街的店面房,是经营早点的聚集地,也是人群进进出出最多的地方。

一直往前大约500米,就是北街的岔路口,向左不足50米,就是相官中学。再往西通向西付庄,及至陈塘、储茂村。而径直向

前,道路两侧则是门户相连,一直延伸至道路的末端。印象中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,北街上的住户顶多是现在的四分之一,那个时候能在街上建造起楼房,起码是“万元户”。社会在发展,人口在增长,街道也在不停地向北延伸,直至尽头的原104国道。现前,曾经熟悉的住户大多年事已高,相当一部分又陆陆续续迁往了县城或跟随子女居住。而今,你所遇见的,诸多生疏的面孔,让你感觉物是人非;你所看见的,繁多经商的门店,使你感慨时移势易;你所面见的,众多年轻的后生,看你醒目事增增。

北街的终点也是起点,就是原104国道。这段双向、不足两公里的路程不改往日的繁忙,东来西去过境的大小车辆依然接二连三,源源不断。候车台下,来来往往短暂停留的客车,上上下下风尘仆仆的旅客,也是络绎不绝。

越发喜欢夜间的北街,像似城里,灯火辉煌,一句竖排的“相官欢迎您”标语镶嵌在别致的路灯上,让归来的游子倍感亲切。正值盛夏,晚饭后,暮景中,道路两侧不乏广场舞的动感激越,不少聊天人的交头接耳,不缺烧烤店的孜然飘逸,不渝漫步者的闲情逸致,不消喝酒后的深情道别……

●灵澈微言●

观荷

□许良璞

滁州龙蟠河公园集历史人文、自然景观于一体,充分挖掘了滁州历史元素,展示了滁州历史文化、民俗风情,延续了滁州山水亭城的文化特色,体现了崇尚自然、返璞归真的意境。公园内设有吴楚文史、明清风物、农耕文化、大明摇篮、洪武碑亭、年号地雕、儒林文化园、体育雕塑园等多个具有文化内涵的景点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游人面前。

龙蟠河公园在河岸种植大量水生植物,展现出自然生态景观。河段中的荷花,则是其自然景观之一。在接送孙子上学的空闲时间,我曾多次去观赏。

来到龙蟠河观赏荷花,眼前的景色不禁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站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眺望,河面上那一张张荷叶,绿得令人心醉。翠绿、墨绿,颜色不一,光滑油亮。它们挨挨挤挤,高低不一,有的浮在水面上,有的高出水面老高,还有的懒洋洋地卷着荷叶。那高高挺立的荷叶,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张开舞裙。那些浮在水面上的荷叶好似一个个碧玉盘,几只小青蛙跳到荷叶上,溅起的水花落在玉盘里晃来晃去。

那清晨的荷叶,经过夜露的沐浴,水灵灵的,清香四溢,晶亮闪光,宛如贵妃出浴,楚楚动人。有时还看到青蛙在荷叶上欢快地跳跃,仿佛是青蛙王子在戏弄荷花仙子似的。雾天时,荷叶在池塘中时隐时现,如仙

境一般。在碧玉盘似的荷叶旁边,那一抹抹淡淡的粉红是一朵朵姿态各异的荷花。荷花的颜色各有不同,有的满脸绯红,有的洁白无瑕,有的白里带绿,有的姹紫嫣红。这些荷花有的还是花骨朵,有的含苞待放,有的竞相怒放,尽情绽放属于自己的美。

下雨天的荷叶,绿波翻腾,水击声声,碧碗轻摇,银珠戏跳,静静听来还有玉珠落盘的清脆音。那荷花苗条娇美的身姿,真像柔情似水的少女,挺着充满活力的胸脯,舞动在风雨中。一场夏雨,洗涤了荷花与荷叶,使得荷花在蓝天下自然舒展,连茎在风中宣示着坚韧的傲骨。骄阳下,荷花笑迎不低头。雨后花开,使得整个荷塘绿叶连波,令人陶醉。

龙蟠河公园的荷花可谓是一幅“消暑碧荷”图。观赏着这迷人的自然生态景观,我想起了李商隐的《赠荷花》: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。”

回想当年,我参加驷马山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时,住芦席大棚、睡地铺,早起夜归欣赏荷塘月色;后来在文工团下乡巡回演出时,日行夜归也观赏到荷塘月色。那时,静静地坐在池塘边,痴迷地望着那清澈的明月,月光洒落在池塘上,如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荷叶与花上。让我触景生情,想起《荷塘月色》,感悟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意境。清晨的荷、雨中的荷、夜晚月光映照下的荷,那诗意一般的荷,让我如痴如醉。



午 觉 周思聪/绘

●菱溪物语●

记忆中的吃

□惠兆军

我小时候的日子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,可也有一丝缺憾,那就是平日里没什么好吃的。

当时,农村生活还很苦,多数人家仅是吃饱肚子而已。我五六岁的时候,已记事,我就记得那时村子里每年都会有人家断粮,断粮那就只能借着吃了。我家没断过粮,但错过粮。

捌粮是缘于我们这里的饮食习惯来说的。我家住在江淮之间,这一带饮食习惯跟南北都不同,既不同于淮河以北只吃面食,也不同于长江以南只吃米饭,而是米面各半,交叉着吃。但在我小时候,年年春季吃粮都是将巴巴接到午收,午收过后,米吃光了,就只能顿顿吃面食。交叉着吃惯了,只有面没有米,心里就勾勾地想米饭,想到最后,睡觉时梦里都是米饭。好歹熬到秋天水稻下来,赶紧先晒一点碾成米,等煮成米饭,连孩子都能吃上两大碗。米饭巴望到了,算是了了个心愿,而这时候

许多人家面又吃光了,于是就开始在心里想念大饼和面条。难熬的是,想念大饼和面条的日子比想念米饭的日子还要长。那时候,许多人家都是或米或面倒着吃,捱了好几年,才渐渐地不捱了。

吃粮如此,小时候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那时候村子里从没听说过有哪个孩子挑食,大人烧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不是我们不想挑,而是根本没有挑的机会和条件。我家就我和哥两个孩子还好些,孩子多的人家,饭都争抢着吃的,谁还顾得上挑?那时候我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这样:中午煮米饭,早晚烙饼或炒米饭。菜都是自家菜园里种的青菜萝卜之类的蔬菜,也没个选头,什么下来吃什么。如果菜园里一样蔬菜也没有,那就只能吃咸菜了。那时候,我们村子里家家都有一个大腌菜缸,里面腌着满满一缸白菜,有的人家还有一个小缸,里面晒着一小缸豆酱。在当时,这一大一小基本就奠定了一家人的菜碟子,一年中

的大多数日子都要守着咸菜碟子过。

那时候的咸菜与今天吃的咸菜相比,有三个特点:一是比今天的咸菜咸,二是比今天的咸菜辣,三是比今天的咸菜油少。我小时候,小孩子吃饭都不大坐桌子,挟点咸菜在门口一蹲就吃了。挟咸菜的时候,我们往往只要在饭上挟上一筷子就够了,那咸菜又咸又辣,挟多一点都吃不完。那时候我们整村子人都吃这样的咸菜,因为没有比较,所以在我心里既不觉得苦,也不觉得福,以为生活就该如此吧。

我妈妈也常做饼,因为我家人手少,妈妈太忙,一忙就没办法做发面饼。发面饼费功夫,死面饼就省事多了,所以小时候,我妈妈做饼多半是做死面饼。妈妈会做好几种死面饼,最常吃的是把面团擀薄放在锅里烙,烙熟了,拿过一张,铺点咸菜一卷,咬一口嚼起来,又香又有韧劲,特好吃。还有一种是把面和稀一点,直接用手把面糊到烧热的锅四圈,糊得薄薄,糊好后加小火慢烧,这样做成的饼我们

叫作锅围子。

豆腐锅围滋味很美,但不是最美,最美的当数小鱼锅围。做小鱼锅围鱼不要大,小猫鱼最佳。做小鱼锅围的时候,先把小鱼掐挤洗净,拌上面或鸡蛋,用油煎。鱼煎黄了,下面的程序和做豆腐锅围的程序一样,放入佐料,兑水先烧开,然后在锅里糊面,糊好面再加盖小火慢烧。不过做小鱼锅围烧火与做豆腐锅围有点区别,豆腐焗几分钟就行,小鱼不行,一定要多焗一时才香,才鲜。等小鱼焗好了,一揭锅盖,立刻香气四溢。拿碗盛了鱼,把锅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,用汤一浸,吃一口饼,来一条鱼,饼香鱼鲜,那滋味,只有吃了的人才知道。可能是因为小鱼锅围好吃吧,前几年,我住的小城里兴起了一阵子的小鱼锅围热。我吃过几次,说实话,那些饭馆里的小鱼锅围味道也不错,但由于是小锅烧的,终不如小时候自家的大灶锅烧的味足。可即便这样,每次吃的时候也要等上好一会儿。

●让泉诗韵●

我坐在河上等一缕风
(外一首)

□周天红

那条溪谷,流水下的山坡
我坐在河上等一缕风
残阳夕照里,风动叶落
那些满山的野果

还有树下的老屋,风吹
花香一束,还有那些草木
一只蝶停在风中
回望东去的河流

那些灯火或炊烟,房梁上跳动
或是吹响家的饭点和点钟
谁倦缩在一张纸上徘徊
让那些来往的人阅读诗语

船划过你的码头

就要出村或进入,船
划过你的码头,柳烟或船影
舞动一扇风
我们一起向西边的山坡

采摘那些花朵或落入土缝的山果
一滴雨落入峡谷
船划过村庄的背影,一尾草
或是出村的唯一出路

两山之中,一片云朵
还有阳光与夜的丰收
那些盛开的高山之巅的草屋
一杯酒足够,吹动水面千层微波

风车

□朱不凡

风车,不知疲倦
顺风也转,逆风也转
就像儿时的我们
忽略了季节的流转
忽略了人生的冷暖
无忧亦无虑

时间慢慢走过,风车停了
匿于尘埃之中
匿于时间深处
是谁烦恼也多了起来
是谁的窗子抵不住凉风侵袭
是谁谁望远方不语

风再次呼啸起来
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去了何处
那个纯真无邪的自己又在哪儿
风车转动
你是否也在时间之外
守着风和寂寞
守着花开和心事

一轮月色

□朱永娇

一轮薄如蝉翼的月色
在宝蓝色天空投影
像是朦胧的婚纱,或是织女的衣衫
寒蝉的声音穿透了田野
一垄垄金黄的稻田和老柳的树冠
这是思念充盈的夏夜
沿着风吹拂过的棉花,大豆
院子里一串串熟透的葡萄
是你们尚未写完的信件
谁会是绿色小帽笔挺工装的邮差?

